

佛的十大弟子小傳

說第一的富樓那

· 迦 摩 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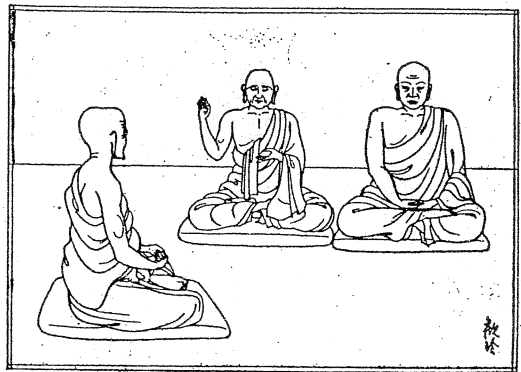
富樓那尊者告別佛陀，又離開僧團，獨自的向東北方的輸盧那國走去，行行重行行，有一天他到達了輸盧那國。

十二、在輸盧那國佈教

富樓那尊者到輸盧那國的時候，簡直無法展開他的教化，他在未來以前，雖然就把輸盧那國的土語方言學會，但傳教的工作，除了語言以外，還要具備更多的條件。

輸盧那國的土人，對富樓那尊者語言的隔閡是沒有了，可是大家見到他手持鉢盂身披袈裟的樣子，都用奇異的眼光看他。

富樓那尊者知道在這樣一個文



(富樓那對大迦葉的抗議)

化落後的地方，沒有方便，是不容易啓發他們對佛教的信仰。他更知道談玄說妙的真理在這裡不會受大眾的歡迎，最要緊的是要先從他們生活方面改善起。弘法，不能與人民的生活脫節。因此他暫時就不說出他是沙門比丘的身份，他像個醫師似的，每日先忙着探視病人和看護病人。

對病患者簡單的治療，富樓那很有辦法，無論是多遠的村莊，甚至要越過幾個山頭，一聽到那裡有呻吟的病者，富樓那總是不分晨昏不管夜晚的翻山越嶺的趕去，患病的人見到他，如遇救星，再重的病症，因此都霍然而癒。

上，集合他們，講說些五戒十善因果報應的道理。很快的，輸盧那國的人民，都皈依了佛教。富樓那尊者在那裡收了五百大弟子，建立了五百僧伽藍。

十三、佈教家的條件

富樓那尊者，從事弘法利生的事業，他把佛陀對佈教工作者應具有十德的訓示，當爲座右銘似的，時時記在心頭。佛陀說：佈教師應具有十德：

- (一) 善知法義德
- (二) 能爲宣說德
- (三) 處衆無畏德
- (四) 辯才無礙德
- (五) 方便巧說德
- (六) 隨法行法德
- (七) 具足威儀德
- (八) 勇猛精進德
- (九) 身心無倦德
- (十) 成就威力德

富樓那尊者，人雖在各方行化佈教，但常常依繞在佛陀的左右。每達到佛陀的聖誕，或是佛陀開大會講經，富樓那總是不遠千里的回到佛陀的座前，聆聽法益，並向佛陀問好。

有一次，富樓那擠在大衆中向佛陀頂禮，佛陀見到時，就很歡喜的微笑着讚嘆他道：

「富樓那！你回來啦！大家都很掛念着你哩！你在輸盧那國衆生好度嗎？你幫助佛陀宣揚真理，佈教的精神，與肉體的素質，都已具備。你在精神方面，對三寶已確立了不動的信仰，慈悲，沉着，才智，健康，你都已修養有素；你在肉

體方面，已鍛鍊成強壯的體魄，品行、風度、聲音、辯才，你都已完全具備。富樓那！我很放心你在輸盧那國佈教。」

佛陀說後，稍停一下，又對大家說道：

「諸比丘！像富樓那尊者，在我的弟子中，足堪稱爲說法佈教第一，你們大家應該向他看齐！」

諸比丘聽後，也都轉臉向富樓那問訊作禮，爲他讚美，爲他祝賀。富樓那一方面感到慚愧，一方面又像受到更大的鼓勵。

十四、對大迦葉的抗議

時間像流水似的無情，歲月隨着無常的輪齒轉動，春花秋月，夏熱冬涼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佛陀應化在娑婆世界的身體，逐漸的老了，佛陀八十歲的那一年，就在拘尸那迦羅城進入了涅槃。

諸弟子非常的悲哀，在外教化的富樓那尊者，聽到佛陀涅槃的消息，就趕快帶領着弟子到拘尸城爲佛陀致哀。

當富樓那領着很多弟子到達拘尸城的時候，佛陀的應身早就荼毘富樓那除了傷心以外，最掛念的就是佛陀的教法，他知道佛陀的教法，才是佛陀的法身。

他查點之下，知道上座比丘由大迦葉領導，在耆闍嶺山已經主持第一次的經典結集。富樓那星夜的趕去參加，這時，他們結集已快完成，大迦葉見到富樓那非常歡喜，對他道：

「尊者！你來得很好，我們對佛陀的教法結集已將完成，現在希

後 患

心 觀 程

蕭慧孤寂地住在郊外一間小屋中，整半天俯伏在桌面上，把那幾十張破舊的撲克牌，洗來洗去的替自己休卜命運。不止幾百次了，這種自欺的遊戲，不過是消磨時間罷了，有什麼用？心上的鬱結仍然抽得死緊。頸子扭酸了，手也累了，原來從早起，幾個鐘頭來，牠沒有改變過姿態。牠摔開一堆廢紙片，嘆息一聲，把身腰直一直，握手靜坐着。

陡然窗外樹上傳來一陣鳥語，包括着一串圓潤的音階。一點點一滴滴，或高或低的旋律，像春天的落花隨意飄在溪流上，落入牠的耳空，滴進牠的心血。心弦慢慢被撥動了。牠正似一個久病的人，長遠沒走出大門了。

「哦，多美的鳥語！心情太苦了，什麼都引不起興趣，今天我要出去走走，舒散，舒散。」

牠轉進內室，換了一件衣裳，拿了一柄遮陽傘。掩起籬門，向郊外慢慢走去。

晴朗的陽光，流散着恬淡的花

香。輕風颯衣，遠山如黛，天宇澄藍，繡着幾朵白雲。一雙鷺鷥穿過青翠的田野，飛向遠山，漸漸低了，小了。這一切沐在金色的陽光裡，像一幅新畫，籠上輕紗。使牠悠然陶醉，心上的傷痕漸漸癒合了。

「啊！美麗的大自然，我要求人生與你一般的純真，一般的優美，但是，我所看見的多麼醜陋！」

牠正待冥想下去，面前掠過一條黑線，給牠一驚，扭轉頭來，兩隻燕子飛息到一棵樹枝上，親暱地呢喃了一陣，似乎商量一件重要的事，樹枝一彈，又匆匆相偕飛走了。不禁觸動牠的感傷：

「燕子侶伴，倒是始終和諧，忠貞不二。萬物之靈的人類，情識複雜，却是無常多變……結褵才四載，分居已一年。可嘆，我還在巴望他的回心轉意。」

「別人不是常解勸我嗎？『緣聚則合，緣盡則散，還是趁早了此塵緣，澹泊自處，修學進德，求精神的出路……』然而，這些抽象的空論，對於一個感情極其沉痾的人，浸透在個人生命的苦酒中，又怎能發生解救力量？」牠面走面想。

一片菜田來到面前，金黃的菜花，絢爛如錦，蜜蜂喝醉香醇，哼着嗡嗡嚶嚶不成調的歌，一對對蝴蝶，互相追逐，翻飛嬉戲，一會兒跌在草地上打滾，一會兒掩沒花叢。牠覺得充盈天地的一片怡然天機。誰之不仁，唯有她關在悲愁的牢獄？

走着走着，前面橫過一條清溪，澄澈見底，水中小石歷歷可見，幾塊大青石橫作橋樑。牠踏在石塊

上，一面看着閃心如銀鱗的水流，一面嗅着水上清新的氣息。回顧一個小小河漩中，成羣指長的小魚，隨意浮沉，那從容不迫，悠閒自在的樣兒，牠不禁想起從前在杭州玉泉觀魚，和同學辯論的往事了，牠羨慕那些魚的活潑閒逸，會歡呼着：「你們看，游魚多快樂！」有人却不同意牠的看法：

「你不是魚，怎麼知道魚的快樂？」牠立刻反駁：

「你不是我，你又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？」那種辯論雖然無多大意義。可是牠確有移情的天性，常常沉入物我兩忘的境界；喜愛大自然，厭惡庸俗繁華。不幸，牠入世未深，漸為實利所誘，只顧目前的享受，輕率地和一個市儈結合了。一次商業上的失利，經濟頻于破產，丈夫浪漫狡獪的劣性畢露，忽萌另起爐灶的野心，追求一個富孀，而遺棄牠不顧了。他的一遍藉口，常常在牠腦中盤旋：

「你真能體諒我的話，愛就是犧牲，爲了顧全我事業的前途，應給我一個機會。我們名義必得離婚，暫時分居。等我的計劃順利成功，財產歸入我的名下，那時，自有辦法……」。這多麼奇特的人生，是怨憎會，抑是愛別離？

牠不知不覺信步走進一個園子，嘉樹成林，碧潤如玉，樹間掛滿了瑪瑙似的果實。深紅淺黃，的溜渾圓，掩映在翠綠的葉片下，美極了。牠正在觀賞讚嘆，忽然一隻鸚鵡鳥，長尾寬翅，從牠頭上掠過，翅尖斜刷了一下，碰着牠的額頭，給牠嚇了一跳，險些被撞倒了。牠奇

望你也能同意。」

富樓那把結果經過，仔細的聽完以後，回答道：

「諸位尊者！你們把佛陀的教法結集起來，很令人感佩。關於內容，大部份我都沒有異議，只是對於律中有些食法的八事，都在禁止之例，我很難同意，因爲這有背佛陀的本意。」

「你們現在把內宿，內煮，自煮，自取食，早起受食，從彼持食來，雜果，池水所出可食物，都加以禁止。禁止這八事對於僧團中的修道者是很大的不便。米穀騰貴的時候，饑饉的時候，食物難獲的時候，佛陀允許這八事的。」

大迦葉是僧團中權威的長老，過去沒有人敢對他表示異議，雖然心中不滿他的作風，但表面上只有緘默而已；富樓那在僧團中也是有崇高地位的人，所以他敢提出這樣的意見。大迦葉聽完了以後，很嚴肅的說道：

「這是不錯的，佛陀曾允許這八事，但在特殊情形之下才准許的。」

就這樣，雙方你一句我一句的，終沒有解決，最後，還是富樓那讓步說道：

「那沒有辦法，以後我只有把親自從佛陀那裡聽來的，隨自己的領悟，自己遵守，永遠保持下去。」

富樓那說後，就又踏上他弘化的行程。

富樓那尊者永遠爲佛法着想，永遠爲大眾謀取幸福，魔強法弱的今日，我們到那裡去找富樓那呢？